

#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

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上西学东渐、买办和买办文化、留学生和近代化等问题，很自然就会触及到有关容闳的生平事迹。尤其是他的那本带有自传性质的《西学东渐记》(My Life China and America)更增加了我们探索的兴趣，因为它为我们研究近代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西学东渐的轨迹，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典型个案。学术界对容闳的生平史事和他在近代西学东渐中的具体表现等，均作了较广泛的研究和讨论。<sup>①</sup>但从中国近代化历史发展的角度解读容闳的思想主张和社会实践，迄今似乎还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较为客观的说法。

容闳的买办生涯虽然短暂，他自己出对买办职业本身持消极态度，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仍然与香山买办结缘，受他们的影响，又影响他们。因此了解容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同样可以深化我们对香山买办的认识。

## 一、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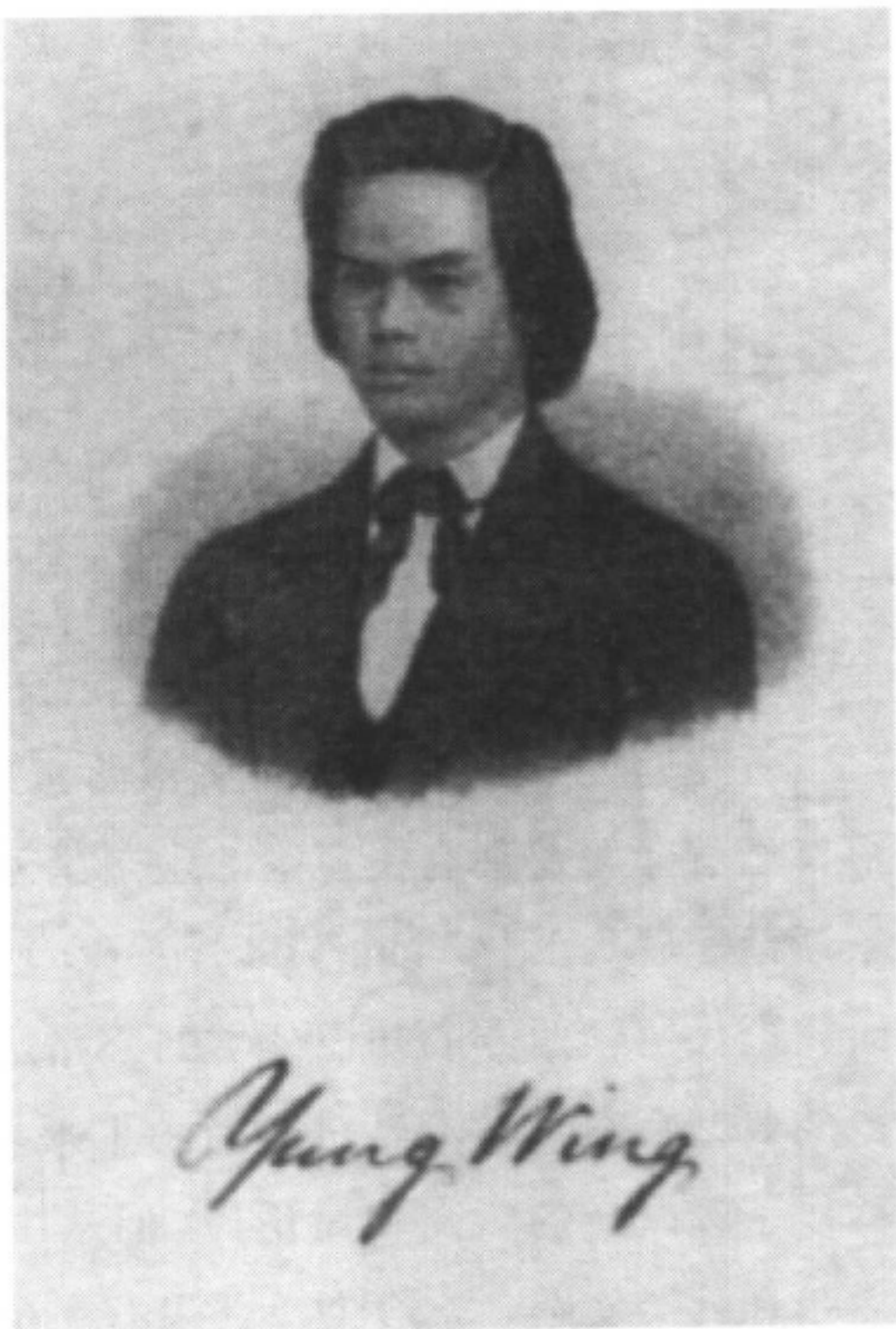
人总是喜欢按照自己认为可以确信的看法去劳作和生活。这种“自己认为可以确信的看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信念。但是，人的信念并不是天生就有的，

\* 此篇在与林有能合写并发表的原文基础上进一步改写和扩写而成。

① 李喜所：《容闳——近代留学生之父》，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李志刚：《容闳与近代中国》；钟叔河：《世界走向中国》；黄晓东、刘中国：《容闳传》；容尚谦：《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珠海出版社 2006 年版；[美] 勒法吉著，高宗鲁译注：《中国幼童留美史》；钱钢、胡劲草：《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文汇出版社 2004 年版；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而是在学习过程中逐渐确立起来的。

容闳，这位自称“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的年轻人，在他毕业的时候，完全有资格和条件留在美国。而且正如他的挚友特韦切尔牧师于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法律学校肯特俱乐部发表的演说所讲述的那样，对于容闳来说，“中国对他已经是个陌生的地方（1847年1月4日出国至1855年4月回国，前后共8年时间）。他几乎已经完全不会讲中国话了。他也没有回国的必要，他除了几个微不足道的亲戚之外，在中国没有任何朋友。他在中国不会受到重视，也不会有什么地位，可以说没有他立足的地方。考虑到他曾在什么地方呆过，已经变成什么样子，再加上他心里想干的事，他在中国必会引起别人的歧视，受到猜疑和敌对。这条路的前景是凄凉可怕的。”<sup>①</sup> 尽管如此，容闳还是选择了回国，并致力于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道路的探索。



容闳耶鲁大学毕业照

作为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容闳，对自己的祖国，其实并不缺乏了解。青少年时代在家乡生活上的艰辛和清贫，以及那个重科举、重功名、重资历的宗法社会，对聪明好学的容闳来说，显然仍记忆犹新。<sup>②</sup> 至于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内，有关中国的信息也会通过各种渠道使他时有所闻。但是，早期在国内生活的经历和后来在美国接受的教育，以及来自祖国方面的各种好坏兼具的信息，并没有阻止他对祖国和家乡的思念，相反，在容闳的内心深处却悄然地孕育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西学可以救国。对此，容闳曾有过十分清楚的表白：“予

① 容闳著，王蓁译：《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回忆·附录》，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7页。

② 晚年，容闳在撰写《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回忆》时，对时隔几十年前的事情仍然能保持良好的记忆，可参见该书第一章《童年》。

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快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予无时不耿耿于心……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sup>①</sup> 显而易见，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容闳，已不再是中国乡村中那些对外界缺乏了解、对国家政治缺乏兴趣、只知家而不知国的农民中的一员了，西方新式教育不仅使他有了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而且也使他有了坚定的信念和人生的追求。

其实，“西学可以救国”的信念很早就植根于容闳的内心深处，只是没有后来那么明确和坚定。1850年容闳决定留美继续深造，但毫无经济援助。勃朗先生和海门校长想为容闳申请孟松学校校董会为贫苦学生升学而设置的奖学金，但学校规定学生保证毕业后以传教士为职业方才授予。容闳谢绝了老师们的安排。他说：“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sup>②</sup> 尽管这时容闳还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西学”可以救中国，但他清楚地意识到毕业后，“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容闳还是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耶鲁大学。大学时代的生活无疑使容闳的智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虽然由于受个人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兴趣所限，而没有很好地去钻研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甚至“素视算术为畏途，于微积分尤甚至”<sup>③</sup>。但是，对西方世界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事实，他还是有着强烈的感触，尤其是对大学教育和新学科的知识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说：“至大学之给学位，亦非有金钱之效用。唯已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才，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大学校所授之教育，实较金钱尤为宝贵。盖人必受教育，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1—62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58—59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0页。



然后乃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势力之效用，较金钱为大。”<sup>①</sup>可以说，容闳较早地意识到了教育与知识、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也最早地认识到了西方新知识的价值和意义。尤其难得的是容闳把西学与救国强国联系在一起，认定只有引进“西学”，发展教育，培养有用人才，才是中国自强自救的根本出路。在容闳之前和同时代，虽然也有如林鍼那样漫游西海，发出“足心相对一球地，海面长乘万里风”，“此行不负平生学，历尽波涛悟化工”之类的人生感慨，但他们大都眼界不高，对“西学”既缺乏系统的认识，又毫无向学的兴趣。<sup>②</sup>西游之时，所做的只不过是“留意所收皆药石，搜奇多识到鱼虫”和“征程九万夸游迹，笔记千言备采风”<sup>③</sup>。相比之下，容闳的识见要高明得多。而他那“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的信念和决心，在当时普遍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对西方物质文明嗤之以鼻的中国，无疑地是以反叛文化传统的角色而跨入中国近代化先驱者的行列的。

## 二、计划

“近代化”和“现代化”是近20年来学术界使用最多的两个概念，但对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一直存在着分歧。<sup>④</sup>大多数人习惯将二者等同起来，而实际上“按历史逻辑来说现代化却是近代化的演进，反映出新旧两个社会各自的步伐。近代化这个词出现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论坛，它与西方化相联系，大体指19世纪末年至本世纪初期，中国人追求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科学和工业革命的成果而言；60年代以来提出的现代化，大致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即前几年声称的‘第三次浪潮’”<sup>⑤</sup>。容闳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追求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科学和工业革命的成果”时期，他的一生实际上就是不断探索中国近代化道路和具体方式方法的一生。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7页。

② 丹敦：《美中文化接触，1784--1844》，第102--103页介绍；19世纪上半叶，有个别中国人在美国东部教会学校读过书，其中有一位姓梁的学生回国后在林则徐幕下任通译。

③ 林鍼：《西海纪草》。

④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 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不过，在容闳心目中，近代化就是西化，它是中国走向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尽管容闳一直念念不忘“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教育救国理想，但实际上他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解读仍然受他的中国情结和个人兴趣的影响。一方面，他所说的“西方学术”，并不是完整意义上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而主要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的内容。他本人就是人文科学的爱好者，尤其是文学和历史。<sup>①</sup> 另一方面，他又受教会教育的影响，特别注重精神品格方面的修养和意志力方面的磨炼。他曾引用大教育家阿那博士的话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善于教育者，必能注意于学生之道德，以养成其优美之品格；否则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予学生自谓尽其能事，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灵性之鹦鹉耳，曷足贵哉！”<sup>②</sup> 所以，容闳始终强调西化式的教育。因为西式教育既可以传播新知，又可以造就健康的人格，孕育新的思想。

基于西学可以救国强国的信念，也出于对西式教育的深思熟虑，容闳逐渐形成了一套救国强国、使中国迅速步入近代化的系列计划。具体说来容闳的近代化计划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教育计划，其二是实施计划。前者是中国实现近代化的有效途径，对容闳来说就是个人事业的目的。后者又是教育计划能够付诸实施的方式和方法。

容闳的第一个计划，就是教育计划，即“西学东渐”的计划。这一计划显然与他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有关，当然他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认识也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而且回国以后的感受更强化了他的教育救国、西学东渐的决心。他自己就曾深有感触地追忆道：“……自从在上海建立了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地之后，在其辖区内从未听说任何中国人当他们受到外国人的侵犯或侮辱时，敢于毫不畏缩地挺身保卫自己的权利。中国人的性格一向是那么温和谦让，既不怨恨也不反抗地容忍了侮辱和无礼行为。这无疑助长了一部分无知的外国人的傲慢和专横。不管怎么说，总有一天教育会启发中国人，使他们明白什么是他们的权利，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公权或个人权利受到侵犯，他们都将会有勇气来维护，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到来。”<sup>③</sup>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56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56页。

③ 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回忆·附录》，第143页。

容闳的教育计划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派遣留学生，二是建立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这一设想体现在请丁日昌代呈的四项建议之中：“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公司。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即公司中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选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卓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拔数成以充之。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矿产既经开采，则必兼谋运输之便利。凡由内地各处以达通商口岸，不可不筑铁路以利交通。故直接以提倡开采矿产，即间接以提倡铁路事业。……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sup>①</sup>表面上看，容闳格外关注航运、交通、开矿和教会干涉词讼这些事情，但实际上他特别倾向于派遣留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这样条呈，用意在于“条陈之第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予友谓予，官厅批答公事，例有准驳。吾与以可驳者，而欲得者乃批准矣。且目的所在，列之第二，乃不显有偏重之意也”<sup>②</sup>。由此可见，为了达到西学东渐、



1890年，部分留美学生的聚会合影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21—123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23页。



实现教育计划的目的，容闳费尽了心思，用尽了办法。

容闳的教育计划的第二方面内容，具体体现在他给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的七项建议上：“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科实业学校。”<sup>①</sup> 这一建议虽未得到进一步落实，但它应该是容闳教育救国强国和西学东渐思想的延伸。

容闳是一个富有思想而又注重实际的人，在他的整个计划中，又有一套如何使教育计划得以实施的行动方案。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有完整美好的理想，却缺乏具体实施的行动计划。即使有某种行动方案，也往往因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而不能于理想实现有所裨益。容闳却不同，虽然他学在西洋，对祖国的历史、语言和文化缺乏系统的学习，但一旦回归祖国，便立即弥补自己的不足。<sup>②</sup> 而且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对官僚士大夫们的心态、思想、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就像他与曾国藩打交道时，就有出色的表现，《西学东渐记》中有这样比较具体的忆述：“一日，予偶又询及总督招予入政界之意。诸友乃明白告予，谓彼等曾进言于总督，请于中国设一西式机器厂，总督颇首肯，议已成熟，唯厂之性质若何，则尚未决定耳。……数日后，总督果遣人召予。此次谈论中，总督询予曰：‘若以为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总督此问，范围至广，颇耐吾人寻味。设予非于数夕前与友谈论，知有建立机器厂之议者，予此时必以教育计划为答，而命之为最有益最重要之事矣。今既明知总督有建立机器厂之意，且以予今日所处之地位，与总督初无旧交，不过承友人介绍而来；此与予个人营业时，情势略有不同，若贸然提议予之教育计划，似嫌冒昧。……于是予乃将教育计划暂束之高阁，而以机器厂为前提。”<sup>③</sup> 从容闳的自白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既通人情世故，又务实灵活，既要达到目的，又要讲究策略，善于营造达成自己愿望的良好氛围，变不利为有利。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4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8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11—112页。

但是，有时求成心切，也会作出大胆的尝试。太平天国之行就是一例。1860年，容闳抱着某种幻想来到了太平天国的中心南京，其动机显然有寻找可以依靠或借助的力量来实现自己“西学东渐”计划的成分。因为他自己就称：“1860年，有二美教士……拟作金陵游，探太平天国内幕，邀予与偕。予欣然诺之。太平军中人物若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乎？此余所亟欲知也。”<sup>①</sup>但是，当他感到借助太平天国的力量来实现自己教育计划的打算不可能如愿以偿时，便决定婉拒干王洪仁玕的委任。他说：“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藉手，可以为中国福气也。不图此行结果，毫无所得。曩之对于太平天国颇抱积极希望，庶几此新政府者能除旧布新，至是顿悟其全不足恃。以予观察所及，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藉雄厚财力，未必不可图成。”<sup>②</sup>

从容闳与曾国藩、丁日昌等军政要人以及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一直在寻找可以依靠可以利用的力量，试图通过这些政治集团或权威人物来达到“西学东渐”、教育救国的目的。这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案，既有务实的一面，又有侥幸的心理。同时也说明容闳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缺乏透彻的了解。从容闳的整个计划来看，基本上是务实的，但过于看重自己的计划对于中国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又很容易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走向误区。

### 三、活动

容闳是一个十分执著而又热心爱国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紧张的生活中，一个人必须有幻想，才可以使可能的事情成为现实。人到世界上来，不单单是为活着而劳碌。我曾为求学而不得不努力工作，因此就觉得应该使所学到的微薄知识发挥其最大作用，造福全民，而不是仅为自身利益着想。这样三番五次地调换职业，只是为了试试看究竟能干什么，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造福于国家的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88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9—10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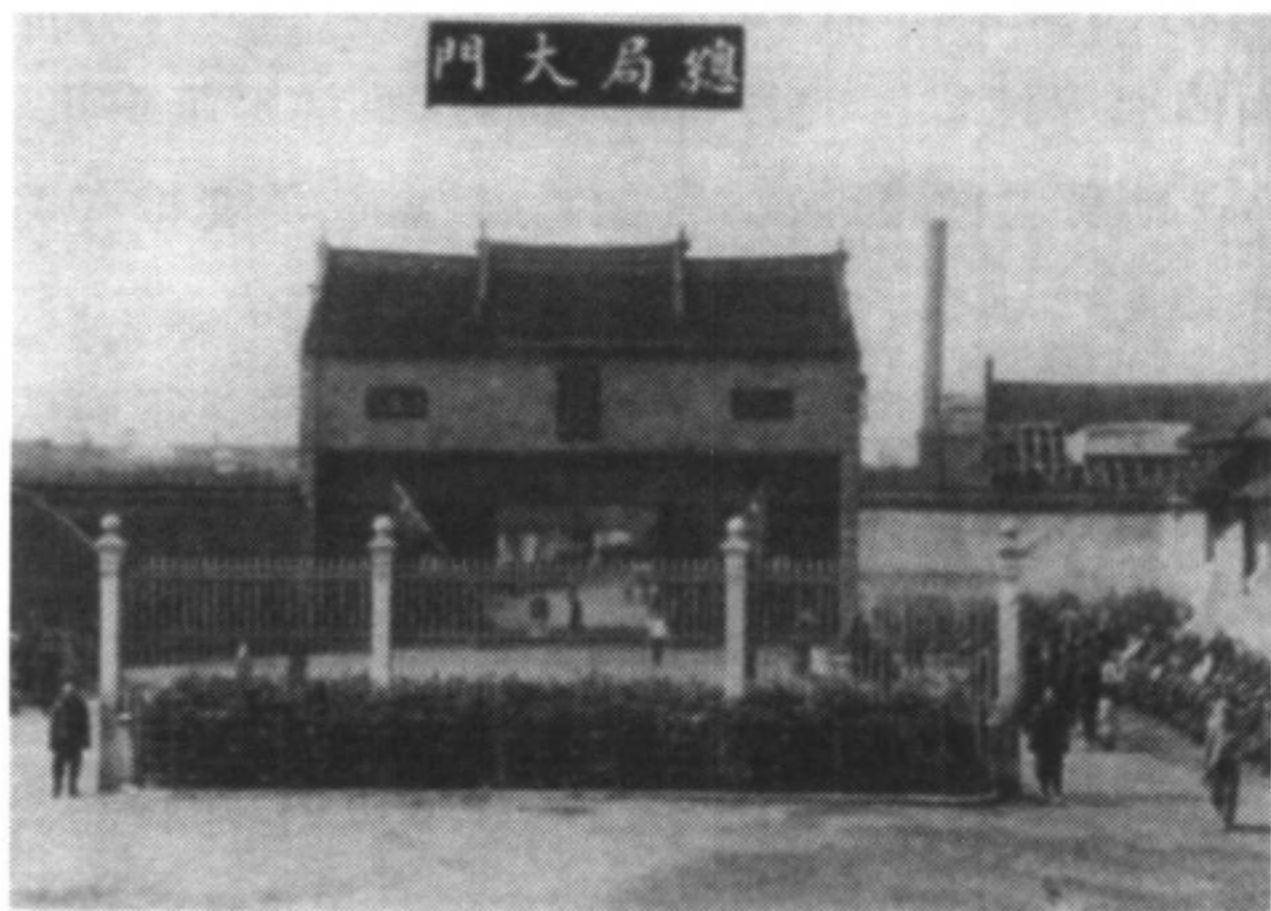
人。”<sup>①</sup>事实上，他的一生始终是以极大的爱国热忱，不断地探索中国近代化的道路的一生。

大致说来，容闳为中国近代化所作的努力，可分为三个阶段：

回国早期，主要是为实现教育计划寻找机会和创造条件，在寻找和探索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有关近代化方面的建议。其主要活动有三：一是探访太平天国南京城，希望通过太平军“为中国谋福利”，也试探性地提出设立武备学校、建设善良政府、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兴办各科实业学校，但他“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画，实未敢信其必成。乃商之同伴诸人，决计返璧”<sup>②</sup>。其二是广泛社交，接近政界，寻找可以依靠的实权派人物，并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进言。如向曾国藩进言不应限于购置外国机器而自己创办制造机器的母厂，就得到曾国藩的首肯。他说：“谓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sup>③</sup>这在当时可谓真知灼见，一语中的。他也因此被曾国藩委以重任，出国购办机器，并成功地帮助曾国藩在中国建立



容闳曾工作过的江海关



容闳参与建造的江南制造局

① 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回忆》，第39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5、111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20页。

了第一座完善的机器厂——江南制造局，开创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河。而且他还向曾国藩建议在江南制造局旁设立一兵工学校，“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实践，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须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sup>①</sup>。也曾得到曾国藩的赞同，并付诸实施。其三是在跟随丁日昌暂住江苏扬州的6个月内，译有哥尔顿所著之《地文学》（Colton's Geography）一书。在上海任译员期间又译派森著《契约论》（Parsons on Contracts），他认为这本书对当时的中国人极为有用。<sup>②</sup>

第二阶段为经理留学事务时期，其主要活动有二：其一是通过丁日昌、曾国藩，使梦寐以求的教育计划终于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在中国组织了四批官费留学生出洋——遣送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120名学生从1872年即同治十一年起，分四期逐年赴美，原定15年学成回国。这次选送幼童出洋留学，正如曾国藩、李鸿章所言：“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sup>③</sup>但是，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一是当时中国大多数人十分保守，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弟报名出洋留学，而且学生年龄要求较小，出洋几年不能回家，家长们极不放心。二是当时消息闭塞，北方居民并不知道清政府派遣留学生这件事，只有南方沿海城市少数人对此事略知一二，对欧美及海外各国的真实情形也缺乏了解，心存畏惧。三是容闳与正使陈兰彬以及吴子登这两位保守势力的代表之间常有齟齬，再加上国内顽固派的强烈不满，甚至上奏弹劾。这几方面的原因使容闳的教育计划一开始就困难重重。尽管如此，容闳还是顶住各种压力，动员人们报名出洋留学，亲自赴美安排有关幼童出洋的全部事宜，向李鸿章上书据理力争，确保留学计划顺利完成。然而，政府派遣留学生在当时毕竟是一件十分稀奇的事情，人们对它的结果缺乏正确认识，尤其是部分官员担心留学生“西化”后，将“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因此他们建议“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sup>④</sup>。就是当时被公认为比较开明的洋务官僚李鸿章，也首鼠两端，态度也不坚决，也不愿在此问题与保守派们据理力争，结果，容闳苦心经营的教育计划于1881年被迫流产，四批学生全部召回。除詹天佑等二人毕业于耶鲁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5、111、120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20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五，第14—15页。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3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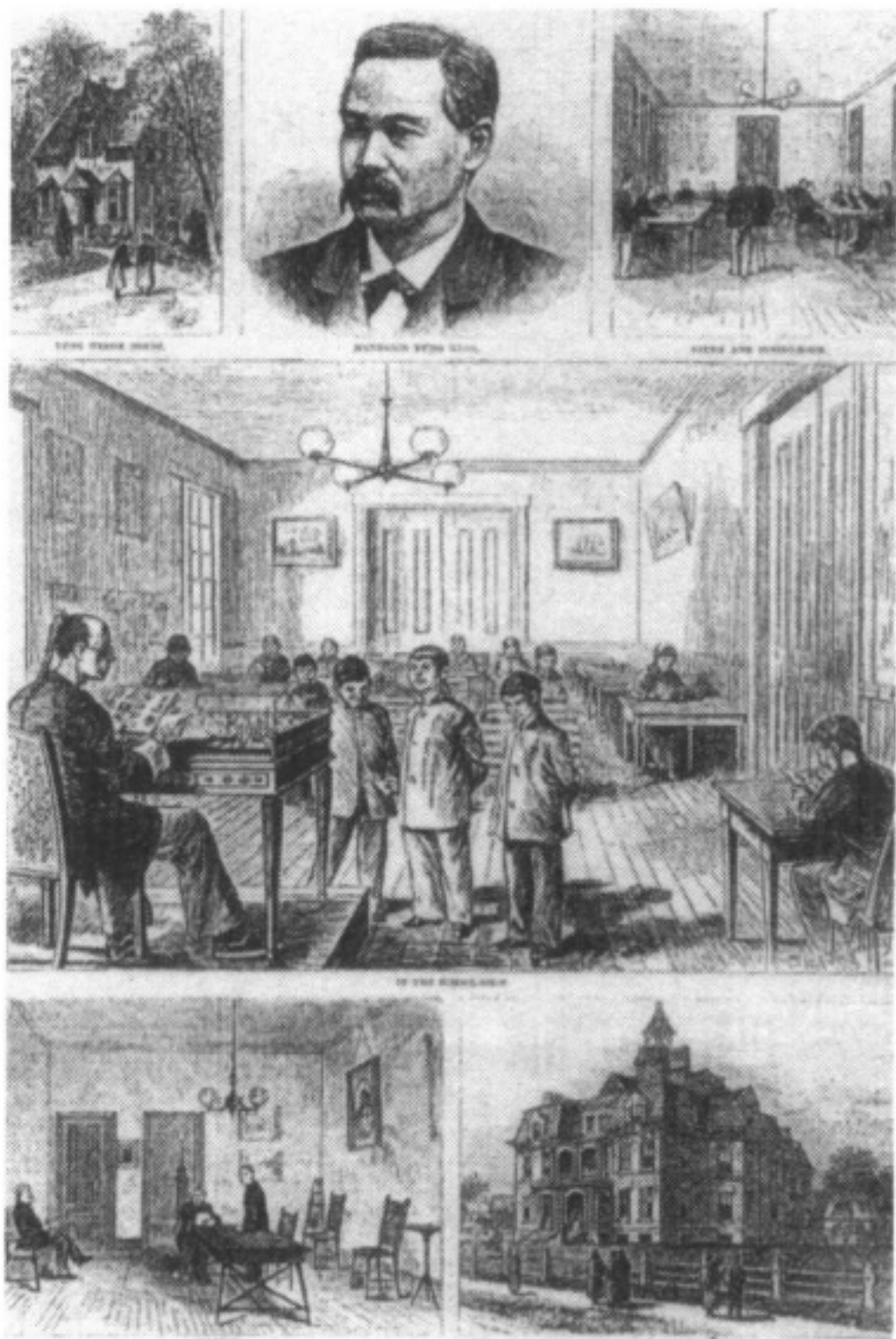


大学外，其余学生全未完成自己的学业，其中有 60 名尚在中学肄业。<sup>①</sup>

其二是受清政府之命赴秘鲁调查华工情形。容闳从 1874 年 9 月至 10 月在秘鲁度过了一个月时间，收集了许多有关华工遭受虐待的宝贵资料。他还拍摄了两打有关华工的照片，展示华工背部受笞和被烙的斑斑伤痕。<sup>②</sup> 秘鲁华工受到残酷虐待的真凭实据，再加上古巴调查团的报告所揭露的情况，使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和李鸿章大为愤慨，并使他们保护华工的态度强硬起来。当新任秘鲁公使 1875 年 7 月 8 日达到天津准备换约时，李鸿章明确表示，如果不重新谈判增订一些保护华工的新条款，中国将不续约。容闳所作的华工情形调查为清政府制订保护华工利益政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sup>③</sup>

其三，创办报刊，翻刻中外新闻，增进国民之智慧。1873 年容闳在上海筹办报刊，在香山买办唐廷枢、郑观应、徐润和香山籍官员叶廷眷等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份名为《汇报》的报纸。<sup>④</sup>

第三阶段，即 1881 年以后至逝世这一时期，容闳主要活动有：一是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向张之洞建议中国当行完全之新政策。二是通过张荫桓向清政府建议设立国家银行，并曾拟向清政府请求一筑造铁路之特权。三是积极支持戊戌变法，



容闳在美国康州为中国学童设立的学堂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80 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 133 页。

③ 颜清湟：《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57—1911）》，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0 年版，第 126—130 页。

④ 黄晓东、刘中国：《容闳传》，第 26 页；《科教兴国》第 144 页；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 153 页。



其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四是关心并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sup>①</sup>这一时期容闳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倾向于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和观念更新。他认为中国改革已刻不容缓。他说：“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sup>②</sup>这一认识说明容闳已经看到仅仅靠教育方面的改革，还不足以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必须在政治上实行变革。而这一认识，又恰恰是容闳近代化思想的飞跃，也是他晚年积极投身于国内政治变革运动的驱动力。容闳晚期的言论和行动，应该是他为中国走向政治、经济和文化近代化所作的一种努力。

#### 四、贡献

生不逢时，常使德才兼备的人处于尴尬的境地。容闳生活的年代，正是新与旧、中与西、满与汉之间矛盾冲突的过渡时代。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物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19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縟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语其小者，则例案已烧矣，而无新法典；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sup>③</sup>容闳因较早地系统学习和了解西方近代文化，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上自然与大多数人的保守、落后、顽固、

①·邓丽兰：《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第一节。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44—145页。

③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169页。

迂腐的观念相抵触，因此，在探索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伴随着容闳的常常是挫折和失败。

首先，容闳提出选送青少年出国留学的教育计划，原订的宗旨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就此愿望而言，容闳是一个受挫者。

但是，教育计划的实施，毕竟打破了中国社会的沉闷，开创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新纪元。而且这批留学生回国后，也成为我国近代化建设中的骨干。

表 7 参加过海军的留美幼童名单

| 姓名  | 批次  | 回国分配单位                                          |
|-----|-----|-------------------------------------------------|
| 邓士聪 | 第一批 | 福州船政局，1892 年任定远舰炮务二副。                           |
| 陆永泉 | 第一批 | 福州船政局，返美求学，后服务于外交界。                             |
| 詹天佑 | 第一批 | 福州船政局，参加中法海战，曾任“扬武”舰枪炮官，后转入铁路界。                 |
| 欧阳庚 | 第一批 | 福州船政局，后服务于外交界。                                  |
| 陈钜溶 | 第一批 | 福州船政局，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在舰上见习时，跳水负伤，血液中毒，不幸殉职。          |
| 容尚谦 | 第一批 | 福州船政学堂（后调入南洋），后参加中法海战和中日海战，曾任环泰舰舰长。             |
| 吴仰曾 | 第一批 | 军功，后服务于矿业。                                      |
| 陈荣贵 | 第一批 | 军功，后服务于工矿。                                      |
| 邝荣光 | 第一批 | 军功，后服务于煤矿业。                                     |
| 何廷梁 | 第一批 | 任海军军医。                                          |
| 丁崇吉 | 第二批 | 大沽鱼雷，后服务于税务和海关。                                 |
| 邝泳钟 | 第二批 | 福州船政学堂，1884 年中法海战阵亡殉国。                          |
| 吴应科 | 第二批 | 福州船政，参加中日海战，后署理巡洋舰队统领，民国元年任海军右司令。               |
| 宋文翔 | 第二批 | 福州船政，参加中日海战，曾任定远舰枪炮大副，广甲舰帮办大副、镜清舰管带，后任长江舰队炮舰舰长。 |
| 王良登 | 第二批 | 大沽鱼雷，参加中日海战，后转入铁路、外交界。                          |
| 邓桂庭 | 第二批 | 大沽鱼雷，后经商。                                       |

(续上表)

| 姓名  | 批次  | 回国分配单位                                                               |
|-----|-----|----------------------------------------------------------------------|
| 蔡廷干 | 第二批 | 大沽鱼雷, 参加中日海战, 后任海军部军制司司长, 民国后任海军次长。                                  |
| 吴锡贵 | 第二批 | 军功, 后服务工矿铁路界。                                                        |
| 梁普时 | 第二批 | 军功, 后服务于铁路界。                                                         |
| 苏锐钊 | 第二批 | 福州船政, 后服务于铁路界。                                                       |
| 杨兆南 | 第三批 | 福州船政, 参加中法海战, 阵亡殉国。                                                  |
| 黄季良 | 第三批 | 福州船政, 参加中法海战, 阵亡殉国。                                                  |
| 薛有福 | 第三批 | 福州船政, 参加中法海战, 阵亡殉国。                                                  |
| 徐振鹏 | 第三批 | 福州船政, 参加中日海战, 后任驻沪一等参谋官, 长江舰队司令、海军部次长等职。民国后, 历任海军右司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练习舰司令。 |
| 吴敬荣 | 第三批 | 天津水师, 参加中日海战, 曾任广甲舰管带、宝璧舰管带等职。                                       |
| 宦维城 | 第三批 | 军功, 后转入商界。                                                           |
| 卢祖华 | 第三批 | 军功, 后转入工矿铁路界。                                                        |
| 容耀桓 | 第三批 | 天津水师, 后经商。                                                           |
| 邝贤传 | 第三批 | 军功, 后转入工矿。                                                           |
| 杨昌龄 | 第三批 | 大沽炮台, 曾任军校教官, 后转入铁路界。                                                |
| 郑廷襄 | 第三批 | 大沽鱼雷, 旋赴美留学。                                                         |
| 曹嘉祥 | 第三批 | 天津水师, 参加中日海战, 海容舰舰长、海军次长、天津市民政局局长。                                   |
| 曹茂祥 | 第三批 | 北洋医药学校海军医官。                                                          |
| 徐芝煊 | 第三批 | 大沽炮台, 早亡于大沽要塞。                                                       |
| 陈金揆 | 第四批 | 天津水师, 后任致远舰帮办大副, 参加中日海战, 阵亡殉国。                                       |
| 沈寿昌 | 第四批 | 天津水师, 参加中日海战, 任济远帮带大副, 阵亡殉国。                                         |
| 黄祖莲 | 第四批 | 军功, 曾任济远驾驶二副, 广丙舰帮办大副, 参加中日海战, 阵亡殉国。                                 |
| 唐荣俊 | 第四批 | 军功, 后转入商界。                                                           |
| 邝国光 | 第四批 | 天津水师, 后任定远舰驾驶大副。                                                     |
| 吴其藻 | 第四批 | 福州船政, 参加中法海战和中日海战, 后转入外交界和铁路界。                                       |
| 邝炳光 | 第四批 | 大沽鱼雷, 后转入汉阳兵工厂、铁路界。                                                  |
| 林联辉 | 第四批 | 北洋医药学校, 任北洋医院院长。                                                     |
| 金大廷 | 第四批 | 北洋医药学校(军医)。                                                          |

资料来源: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折》,《洋务运动》(二),第167—170页;Yung Shang Him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nd It's Influence".



表 10 参加中法海战的留美幼童名单

| 编号 | 姓名  | 职务       | 战后状况   | 批次  | 年龄 |
|----|-----|----------|--------|-----|----|
| 1  | 詹天佑 | 旗舰扬武号枪炮官 | 船沉落水生还 | 第一批 | 24 |
| 2  | 容尚谦 | 旗舰扬武号枪炮官 | 船沉落水生还 | 第一批 | 22 |
| 3  | 邝泳钟 | 不详       | 阵亡殉职   | 第二批 | 24 |
| 4  | 杨兆意 | 旗舰扬武号枪炮官 | 阵亡殉职   | 第三批 | 23 |
| 5  | 黄季良 | 旗舰扬武号枪炮官 | 阵亡殉职   | 第三批 | 23 |
| 6  | 薛有福 | 旗舰扬武号枪炮官 | 阵亡殉职   | 第三批 | 22 |
| 7  | 吴其藻 | 不详       | 船沉落水生还 | 第四批 | 21 |

资料来源：(1) Yung Shang Him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nd It's Influence"; (2) [美] 勒法吉著，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3) 徐启恒、李希沁：《詹天佑和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4)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

表 11 留美幼童中日海战期间的任职情况

| 姓名  | 批次  | 职务情况                  |
|-----|-----|-----------------------|
| 容良  | 第一批 | 1894 年中日战争时，担任环泰军舰管带。 |
| 吴应科 | 第二批 | 定远舰作战参谋。              |
| 宋文翔 | 第二批 | 定远舰作战参谋。              |
| 王良登 | 第二批 | (威海卫) 鱼雷队队长。          |
| 蔡廷干 | 第二批 | 鱼雷队长。                 |
| 徐振鹏 | 第三批 | 定远舰枪炮官。               |
| 吴敬荣 | 第三批 | 广甲舰管带。                |
| 曹嘉祥 | 第三批 | 镇远舰枪炮大副。              |
| 陈金揆 | 第四批 | 致远舰大副，中日海战阵亡殉国。       |
| 黄祖莲 | 第四批 | 广丙舰帮办大副，中日海战阵亡殉国。     |
| 沈寿昌 | 第四批 | 济远舰大副，中日海战阵亡殉国。       |
| 吴其藻 | 第四批 | 不详。                   |

资料来源：《清末海军史料》，第 515—573 页；[美] 勒法吉著，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美] 勒法吉著，高宗鲁译注：《中国幼童留美史》。Yung Shang Him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nd It's Influence".

表 12 从事过电报业的留美幼童名单

| 姓名  | 批次  | 任职情况                                                                    |
|-----|-----|-------------------------------------------------------------------------|
| 牛尚周 | 第一批 | 先服务于电报局，后转入江南制造局。                                                       |
| 黄开甲 | 第一批 | 担任过盛宣怀秘书、招商局和电报局经理。                                                     |
| 梁郭彦 | 第一批 | 初在天津电报学堂任教，后受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聘，在督署电报房仁领班，专司译电报事。再后任汉口海关道台、天津海关道台外务部尚书等职。        |
| 蔡绍基 |     | 初任上海大北电报公司翻译，1887 年以后，随袁世凯在朝鲜任秘书等职，1894 年中日战争爆发时返国，其后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天津海关道台等职。 |
| 卓仁志 | 第二批 | 任职于上海电报局                                                                |
| 方伯梁 | 第二批 | 服务于电报局，曾任粤汉路电报局主管等职。                                                    |
| 梁金荣 | 第二批 | 服务于电报局，曾任江西省电报局局长。                                                      |
| 唐元湛 | 第二批 | 初在上海电报局工作，曾任全国电报局局长等职。                                                  |
| 朱宝奎 | 第三批 | 曾任盛宣怀秘书，上海电报局长，1907 年出任邮传部左侍郎等。                                         |
| 孙广明 | 第三批 | 服务于电报局，终老于电报事业。                                                         |
| 袁长坤 | 第三批 | 服务于电报局，曾任交通部电报总局局长等职。                                                   |
| 朱锡绶 | 第三批 | 服务于电报局。                                                                 |
| 程大业 | 第三批 | 服务于电报局，曾任满洲里等地电报局局长。                                                    |
| 周万鹏 | 第三批 | 终生服务于电信事业，宣统三年任全国电政总局局长。                                                |
| 盛文扬 | 第四批 | 先服务于电报局，后主持地方行政。                                                        |
| 冯炳忠 | 第四批 | 服务于电报业。                                                                 |
| 陆德章 | 第四批 | 服务于电报业。                                                                 |
| 吴焕荣 | 第四批 | 服务于电报业，曾任江西省电报局局长，后转入铁路界。                                               |
| 陶廷庚 | 第四批 | 服务于电报业，在电报界垂 48 年，曾任湖北省电报局局长等职。                                         |
| 林联盛 | 第四批 | 先服务于电报局，后转入铁路界。                                                         |

资料来源：容尚谦：《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之历史》；[美] 勒法吉著，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中国幼童留美史》。

表 13 从事矿冶专业的留美幼童

| 姓名  | 批次  | 任职情况                                               |
|-----|-----|----------------------------------------------------|
| 吴仰曾 | 第一批 | 终生服务于中国工矿业，1906—1907 年间，任欧美返国留学生典试次官，清政府曾授予科学博士学位。 |
| 邝荣光 | 第一批 | 初在唐山开平煤矿服务，曾任直隶省各煤矿工程师多年。                          |
| 陈荣贵 | 第一批 | 终生服务于中国工矿业。                                        |
| 陆锡贵 | 第二批 | 曾在唐山工矿公司服务，后转入铁路界。                                 |
| 唐国安 | 第二批 | 服务唐山工矿公司，后任职于平沈路，协办清华学堂。                           |
| 梁普照 | 第二批 | 服务于唐山工矿公司多年。                                       |
| 邝景扬 | 第三批 | 初在唐山工矿公司服务，后转入铁路界。                                 |
| 邝贤俦 | 第三批 | 服务于唐山工矿公司。                                         |

资料来源：容尚谦：《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之历史》，[美] 勒法吉著，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中国幼童留美史》。

表 14 在铁路界担任过要职的留美幼童

| 姓名  | 批次  | 任职情况                                                                                                                  |
|-----|-----|-----------------------------------------------------------------------------------------------------------------------|
| 詹天佑 | 第一批 | 1888 年投入铁路界，1919 年去世，以 31 年岁月献身于中国铁路事业，曾任京张、粤汉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全国铁路各线工程顾问等多种要职，京张铁路是他才华的纪念碑，并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之创始人及首任会长，开中国其他科技学会之先河。 |
| 罗国瑞 | 第一批 | 曾在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东等省勘测铁路，勘查并协助修筑大冶到萍乡铁路和津浦铁路南段工程，曾任津浦铁路南段总办，株萍铁路、浙江省铁路公司总工程师等职务。                                        |
| 钟文耀 | 第一批 | 1906 年由外交界转入铁路界。曾负责监造沪宁铁路，曾任沪宁路总办，以及京沪、沪杭铁路局局长等职。                                                                     |
| 黄仲良 | 第一批 | 先任职于外交界和汉口汉冶萍公司，后任粤汉铁路广东段总办、津浦路总办等职。                                                                                  |
| 苏锐钊 | 第一批 | 曾任职于广州至三水铁路总经理。                                                                                                       |
| 邝景扬 | 第三批 | 初在唐山工矿公司，后任职平沈路，曾任粤汉路广东段总工程师、平绥路总工程师等。                                                                                |



(续上表)

| 姓名  | 批次  | 任职情况                                                                          |
|-----|-----|-------------------------------------------------------------------------------|
| 梁如浩 | 第三批 | 1894 年曾任关内铁路运输处处长，曾与詹天佑等主持修建京汉铁路通往皇陵的西陵支线，后任职京奉路。                             |
| 沈嘉树 | 第三批 | 初在上海江南兵工厂，后进入平沈路，为该路总出纳，兼任该路局主任视察。                                            |
| 周长龄 | 第三批 | 1894 年出任天津轮船招商局总办，1905 年与第二批幼童方伯梁筹建铁路学堂，即唐山交通大学之前身，周兼总办，方为监督，1908 年任京奉铁路总办等职。 |
| 杨昌龄 | 第三批 | 从海军转入平沈路，任平绥路运输处处长与副局长，京张铁路指挥。                                                |
| 庐祖华 | 第三批 | 先服务海军、工矿，后转入平沈路，曾任平沈路经理及局长。                                                   |
| 黄耀昌 | 第四批 | 初在上海纺织厂，曾任职于招商局，后在京沪路、平汉路服务，任过沪宁铁路上海段经理。                                      |
| 邝炳光 | 第四批 | 先参加海军，后任职于汉阳兵工厂、平沈路，1910 年应试得科学硕士学位。                                          |

资料来源：容尚谦：《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之历史》，[美] 勒法吉著，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中国幼童留美史》。

表 15 在外交界担任过要职的留美幼童

| 姓名  | 批次  | 任职情况                                                                                                                                                                             |
|-----|-----|----------------------------------------------------------------------------------------------------------------------------------------------------------------------------------|
| 欧阳庚 | 第一批 | 1882 年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申请返美继续求学一年。1884 年起任旧金山副领事，直到 1906 年改任温哥华领事，后任巴拿马总领事，五年后，转任印尼雅加达总领事，1917—1921 年任驻英公使馆一等秘书，后任智利代办。                                                                |
| 蔡绍基 | 第一批 | 从美国返华后往上海大北电报公司充翻译，曾任盛宣怀翻译，后为清政府驻朝鲜外交代表袁世凯的幕僚。1894 年从朝鲜回国，先后任北洋洋务局及招商局总办、北洋大学校长、天津海关监督和天津海关道台。                                                                                   |
| 梁敦彦 | 第一批 | 1881 年返华后被分在天津电报学堂执教，1886 年起成为张之洞洋务文案，1904 年任津海关道，1907 年署理外务部右侍郎，1908 年任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1907 年充任出使美、墨、秘、古四国大臣，1907 年，耶鲁大学赠予学士学位，算为 1882 年毕业生；1911 年以外务部尚书、钦差大臣之尊赴美访问，其母校耶鲁大学颁予名誉博士学位。 |

(续上表)

| 姓名  | 批次  | 任职情况                                                                                                                                                                                                                                                                                                                |
|-----|-----|---------------------------------------------------------------------------------------------------------------------------------------------------------------------------------------------------------------------------------------------------------------------------------------------------------------------|
| 黄开甲 | 第一批 | 1881年返华后，与钟文耀、罗国瑞同在上海外务局服务，后任盛宣怀秘书多年，曾任招商局和电报局经理；1904年率贝子溥伦访美，参加“圣路易世界博览会”，任中国馆副馆长；日俄战后，为中国代表之一，出席“波特美和平会议”，1906年1月25日，于返国途中，病故于日本。                                                                                                                                                                                 |
| 钟文耀 | 第一批 | 初在上海外务局工作，旋转入外交界，1893年赴美，任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馆翻译，后任西班牙马德里代办，驻马尼拉总领事，1906年，转入铁路界。                                                                                                                                                                                                                                               |
| 刘家照 | 第一批 | 曾在天津外务局任职。                                                                                                                                                                                                                                                                                                          |
| 钱文魁 | 第一批 | 曾任中国驻法国公使馆代办。                                                                                                                                                                                                                                                                                                       |
| 陆永泉 | 第一批 | 返华后，进福州海军学堂，未毕业辞职返美继续深造，学成后任中国驻纽约领事，在办公室遭人暗杀。                                                                                                                                                                                                                                                                       |
| 吴仲贤 | 第二批 | 返华后，分在天津海关，1882年11月与唐绍仪一起被李鸿章派往朝鲜，随马相伯、穆麟德协助朝鲜与列强谈判商务条约。1883年，朝鲜设立海关，并开放三个口岸与外国通商，吴在汉城海关总署任助理。1884年吴被任命为仁川副领事，1886年升任龙山领事，直到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返华。后在袁世凯训练新军小站担任军火处长，兼任外交。后任日本神户和大阪领事，驻横滨总领事、领事团团团长，1911年任驻墨西哥代办，曾任汉口商务及海关外事处处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任“敌国人民财务处置局”局长；1924年任移民局局长。曾得三等嘉禾勋章和二等报功嘉禾勋章，仅次于文官能得的最高勋章，在国外任外交官达三十多年，足迹遍访世界五大洲。 |
| 容 揆 | 第二批 | 因人教剪辫违令不归，私自继续留美，188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遵照其伯父容闳“必须为中国服务”之命，于1890年入中国驻美公使馆任译员，后任代办，曾负责庚款留美学生监督工作，在中国驻美使馆任职达半个多世纪，直到1943年去世。                                                                                                                                                                                                   |
| 王良登 | 第二批 | 先参加海军，后转入铁路界，再进入外交界。曾任驻纽约总领事馆秘书，驻古巴哈瓦那总领事。                                                                                                                                                                                                                                                                          |
| 王凤阶 | 第二批 | 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留校“充学堂帮教”，八年后转入外交界，任中国驻伦敦公使馆随员。                                                                                                                                                                                                                                                                        |
| 张祥和 | 第二批 | 曾任驻西班牙、秘鲁等国外交官。                                                                                                                                                                                                                                                                                                     |

(续上表)

| 姓名  | 批次  | 任职情况                                                                                                                                                                                                                                                                                                                 |
|-----|-----|----------------------------------------------------------------------------------------------------------------------------------------------------------------------------------------------------------------------------------------------------------------------------------------------------------------------|
| 苏锐钊 | 第二批 | 1881年返华后分往福州船政学堂, 1882年毕业后, 任黄埔水陆师诵堂教习; 1893年, 被派往华盛顿中国驻美公使馆; 1895年陪同杨儒公使前往马德里向西班牙政府递交到任国书; 1896年, 再随杨公使赴利马向秘鲁总统呈递交国书; 1897年派往圣彼得堡中国驻俄使馆, 三年后, 再调回驻美公使馆, 1905年任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 1909年调两广总督署主持外交事务; 1910年出任驻美旧金山总领事, 不久再调往驻新加坡总领事, 1912年, 被派往爪哇建立在巴达维亚的第一个中国领事馆。1915年至1920年被交通部派为广三铁路局长, 1920年赴日本, 担任中国公使馆秘书, 后在中国外交部任职。 |
| 温秉忠 | 第二批 | 先在上海棉纺织厂, 后派往美国驻 Ching Kiang 领事馆服务, 后在南京、天津外事局任职; 1905年到1906年随端方、戴鸿慈赴美、俄作宪政考察之行; 曾为北京海关总局负责人和苏州海关监督。                                                                                                                                                                                                                 |
| 梁如浩 | 第三批 | 初被分往天津西局兵工厂担任绘图员, 后随德籍顾问穆麟德赴朝鲜建立海关制度, 1894年返国后, 曾任关内外铁路总办, 牛庄、天津、上海海关道台, 外务部参事等职。                                                                                                                                                                                                                                    |
| 周长龄 | 第三批 | 初在天津海关服务, 后随穆麟德赴朝鲜建立海关事宜, 1885年奉派任驻朝鲜仁川理事, 直至1894年返国, 后任天津轮船招商局总办, 关内外铁路总办, 营口海关道台, 1910年曾任外务部参事, 后任香港立法委员会委员, 被英国政府授予爵士。                                                                                                                                                                                            |
| 唐绍仪 | 第三批 | 1881年返华后, 分在天津海关, 1882年11月7日抵达朝鲜, 担任穆麟德秘书, 1885年11月, 出任袁世凯汉城公署的西文翻译兼洋务委员; 1889年8月, 任龙山商务委员兼袁世凯西文翻译; 1895年任朝鲜通商各口华民总商董; 1896年10月20日谕旨正式批准, 任“不立条约、不遣使臣、不递国书”的驻韩总领事, 1898年9月后返华; 1899年4月, 任山海关内外铁路总办; 1900年经袁世凯奏调赴山东委办全省洋务商务事宜; 1901年至1904年后, 任西藏议约全权大臣、外务部侍郎、邮传部侍郎、奉天巡抚、赴美专使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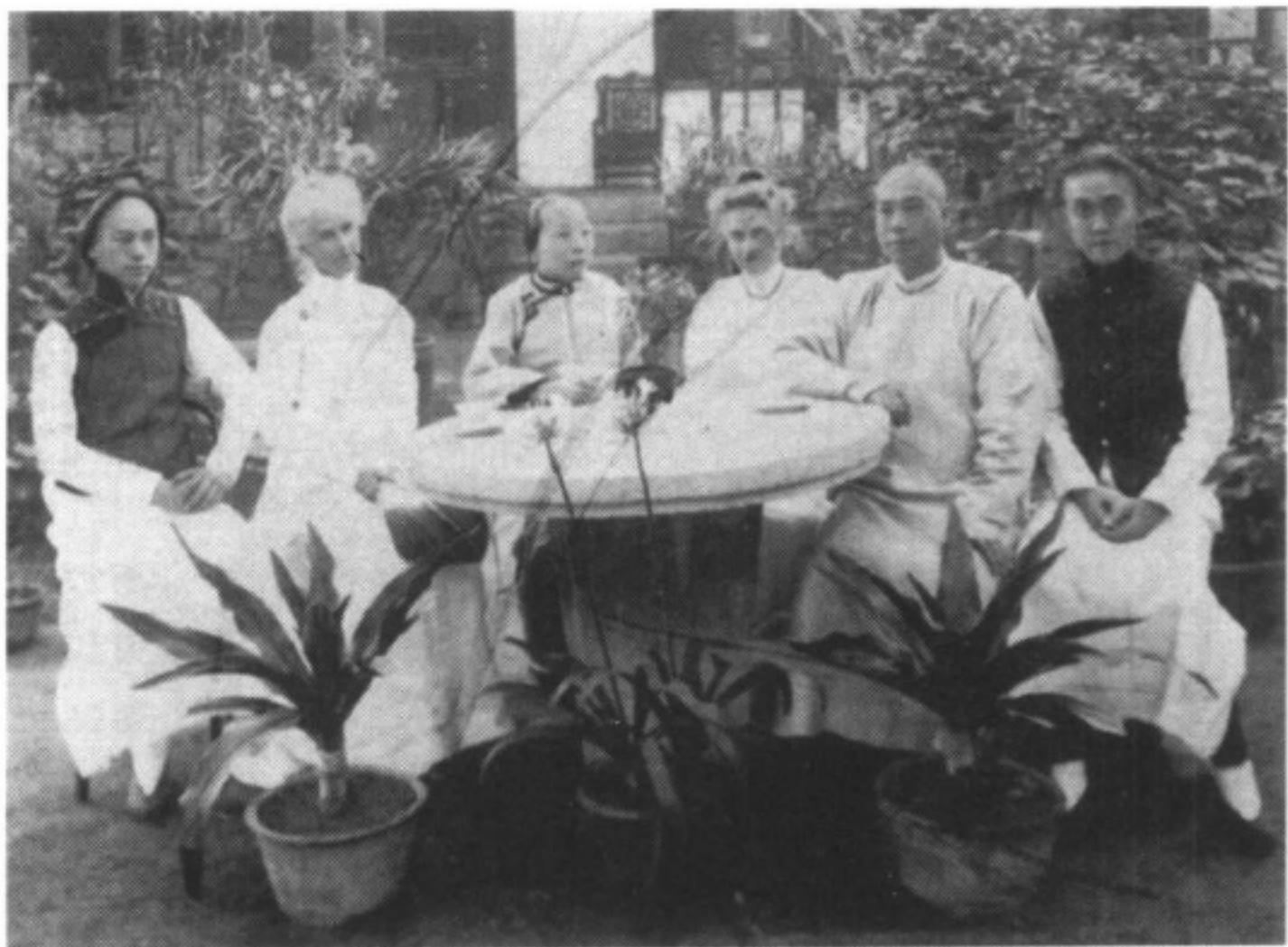
| 姓名  | 批次  | 任职情况                                                                                                                                                                                                                              |
|-----|-----|-----------------------------------------------------------------------------------------------------------------------------------------------------------------------------------------------------------------------------------|
| 梁 诚 | 第四批 | 1881年返华后在天津水师学堂；1886年随张荫桓公使赴美国，任二等翻译官；以后又随张荫桓出使日本，任三等参赞官；1897年，随张荫桓出使英国任头等参赞官；1901年，《辛丑条约》后，随专使醇亲王载沣赴德国谢罪，德皇威廉二世令醇亲王叩头，梁诚坚拒不可，代之以鞠躬。梁之表现为英美报纸所赞许；1902年梁出任美、西、秘三国公使，驻美五年，向美交涉收回兴筑粤汉铁路各权益，以及与美国政府交涉，退还庚子赔款。此举对促进中国前途的发展及中美文化交流贡献甚巨。 |
| 刘玉麟 | 第四批 | 曾在欧美各国任领事，驻英国公使。                                                                                                                                                                                                                  |
| 吴其藻 | 第四批 | 先参加海军，参加中法海战和中日海战，后任驻朝鲜领事多年。                                                                                                                                                                                                      |

资料来源：容尚谦：《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之历史》，[美]勒法吉著、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中国幼童留美史》。

根据粗略统计，这批留学生后来在中国从事海洋和航运业的有 28 人，其中有做过江南造船厂厂长的邝国光，还有 9 人任军舰舰长；从事铁路工作的有 16 人，内有建设京张铁路而享盛名的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有 5 人是铁路局长；从事电报工作的 18 人，是中国办电报系统的主力，其中 3 人任电信局长；从事矿务的 8 人，是中国第一批采矿工程师，其中有把开平矿务局建成中国最大煤矿企业、在八国联军时期奋力保护矿产不被外人侵犯的吴仰曾，有山西临城、同宝等煤矿总经理、工程师邝荣光；从事教育工作的 4 人，其中有后来的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和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从事外交与洋务的 31 人，其中最著名的有唐绍仪（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梁敦彦、梁如浩、梁诚、刘玉麟、蔡廷干等（分别任过外交总长、内阁部长、次长等）；从事金融业的 9 人，其中有上海商储银行常董唐元湛，上海华商银行行长钟文耀，山海关监督吴仲贤等人；此外在医务、新闻界也有一些知名人士。<sup>①</sup> 在这些人当中，虽然也不乏反动官僚政客，但大多数人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沟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成为中国迈向近代化的生力军。从这个方面来讲，容闳在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向前发展上，功不可没。

<sup>①</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第 180—181 页。

其次，容闳的一系列关于近代化方面的建议，虽然没有完全被清政府的官僚和政客们所采纳，但是在当时都具有启蒙的作用和意义。如不应限于购置外国机器而应自己创办制造机器的母厂；在制造总局附设翻译馆，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创办兵工学校招收本国青年学习机械工程，以期将来不必用外



1919年，部分留美学生的聚会合影

国工程师；创办华商轮船公司、棉纺厂和修建铁路；创办银行；保护海外华工利益；主张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诉讼，以防外力侵入，等等，既反映了容闳的爱国主义立场，又体现了他的近代化思想。从系统论角度看，容闳的近代化思想显得零散而不系统，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他的近代化思想又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

容闳一生学在西洋，用在中国。从文化属性上划分，他实际上是一个“边际人”。“边际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这两个世界中，他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外来者。”<sup>①</sup>著名学者金耀基先生认为：“人类学与社会学中所讲的‘边际人’生活在两个不同且常相冲突的文化中，两个文化皆争取他的忠诚，故常发生文化的认同问题。边际人人格在文化转变与文化冲突的场合必然出现。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亦即是中西文化之冲突下进行的。因此，每个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他接触并欣赏西方文化时，就多少具有边际人之性格。”<sup>②</sup>容闳的“边际人”人格特征，决定了他思想上的启蒙性和近代化实践上的挫折感。尽管人们都认为“容闳作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驱和启蒙教育家的主要贡献，是他回国后提出的选派青少年出洋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sup>③</sup>但是，从容闳一生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上看，他为

① [美] 帕克：《种族与文化》，纽约自由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356 页。

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第 11 页。

③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第 180 页。

中国近代化所做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的教育计划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他从一开始就试探性地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境遇等方面的设想。后来又赞成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出任唐才常组织的“中国国会”会长，晚年又积极地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牵线搭桥，都说明容闳对中国近代化的条件、目的、任务、方式和方法，又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从容闳身上，可以研究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爱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也可以最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历史。



